

洛陽伽藍記
荆楚歲時記

洛陽伽藍記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吳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造

洛陽伽藍記序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譏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寰區而義兼天下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士庶豪家舍資財若遺蹟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躡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蓺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

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譏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徧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箸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太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

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

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

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

漢曰望京門魏晉曰青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

東頭第一門曰開陽門

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鄖鄖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

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

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

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

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

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闔闔門

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闔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

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

西頭曰大夏門

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

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

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
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二道所謂九軌

序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夏變夷
洵乎軼苻秦而跨江左世宗忘其國恤崇尙釋氏太和政教爲之一
衰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尙朱氏張卓
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智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
軍府司馬楊銜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
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
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
所未備爲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
其敘錄伽藍始于閭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透而西則爲建中長秋
瑤光也東則景樂透而東則爲昭儀修梵嵩明也其南則景林也其
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
珞也而宗聖崇真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

君正始也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由南而西西明門則沖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壽邱里中則又有追光寺也闔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融覺在其東也由西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此其次第也昔劉知幾言銜之此記定彼榛枯列爲子註後人合并不可復辨暇日流覽意存復古忘其淺陋重爲分析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纏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一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旣望錢塘吳若準自序

若準字次平一字耘石崧圃相國之孫居平湖北門內之趙家濱

少孤奮志力學長於攷據兼通六法成道光辛丑進士視學江西
卒於任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譏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閨闥門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元曹北鄰御史臺

閨闥門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
內有孔丘象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
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

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
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

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
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象三千

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鋟容二十
五石寶鋟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
引刹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圖有九
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
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
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
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長金象
十軀繡珠象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
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拂檐檠竹香
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外國所獻經象皆在此寺

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

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
□青瑣□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
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
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互以綠水京邑行人多
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

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
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
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
監王元龜尚書郎祖榮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譏集其議又詔
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
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
之名經涂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
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

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車滿架所箸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曄伯作序行於世

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河南尹胡世孝共登之下臨雲爾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游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闇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刹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

建義元年太原王尗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

年二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
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
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騎五
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
肆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
日榮卽日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
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象
不成惟長樂王子攸象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
蒼頭王豐入洛詢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
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入
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統曰余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
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
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

之必矣后然統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
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
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
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
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
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
極解網垂仁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
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
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
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
懷異慮貴室豪家并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
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
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

錄尚書事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
孝昌末鎮汲郡聞尗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
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
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
乘鎰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尗朱榮往歲入
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
殆欲無遺已有陳桓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
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
臣節豈久朕睹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
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尗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
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辛同討凶羯不意駕入
成皋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生素懷棄劍猜我聞

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
假有內鬪外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
親卽讎義將焉據也且太子榮不臣之蹟暴於旁午謀危社稷愚
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
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
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慚之今國家隆替在
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
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
尺書道意卿宜三復兼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
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
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
宗正珍孫等爲顓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
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

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硃磾十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硃磾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顥與數千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賊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達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下車騎將軍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

隆與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齋卽遣僕朱侯討
伐爾朱邢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
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尙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
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
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
往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兩淚哀不自
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
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造
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
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
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
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凶勢不摧歸等屢涉
戎場便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

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爲主改號曰建□元年余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晉陽遣潁川王余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禽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宜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

溢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
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
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
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
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
錄尚書長孫椎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
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
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邱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
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從象郡來云見
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
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

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尗朱世隆所立也

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
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也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

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
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閹闈宮門是也

西陽門內御道口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
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或宅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
騰爲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諸王
權上太后拜乂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
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
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
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

王公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
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徧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
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

騰初爲長秋令卿因以爲名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

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金市處

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

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
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象
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
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象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閻闔城門御道北

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
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
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
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
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
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
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
臺以避暑

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美
埒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互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
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
所披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
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二年中

余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瑤光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徧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

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

閨闥南御道西

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枝條繁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

有佛殿一所象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歌舞聲繞梁舞袖徐轉絲

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

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睛迷自建義以來京師頗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閻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閻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升斗者閻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閻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

史

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

景明三象恆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

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銜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池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象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

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象象
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象叫聲遂來捉得
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

入道爲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

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
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
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蒿明寺復在修梵寺西

並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鵠不入鳥
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用也

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

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尙書長孫稚尙書右僕射李祚吏部尙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塗桐楊夾植當時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屬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

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爲勝地

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教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爲國子博

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

御道北有空地疑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回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辨其魚鼈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己辰皇帝駕龍舟鷁首游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

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岷崐山一
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卽熟亦出岷崐
山一曰王母桃也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
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
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其羽翼
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
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

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
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虐穀水注
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
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譏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曰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二年大雨積橋柱始壅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銜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行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

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

寺南有租場里

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歌三首行傳於世

綜字世□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爲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徐

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僕朱世隆專權遣取
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
遂縊殺之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

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
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
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刹養百姓所供也宗聖寺有象一軀舉高
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象一出市
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
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
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
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

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閣羅王云
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弟一麤行今惟試坐禪誦經
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闇誦閣羅
王敕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
處有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
中象十軀閣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
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旣得它物貪心卽起
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
門有一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白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閣羅王曰卿作太守
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
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訪寶
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

寺問智聖道品彙謨最道宏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

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譚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魏昌尼寺閻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閻官等所共立也有金象輦去地三尺

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
揚推象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象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

機清德碑

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
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
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
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
用甌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甌數十
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
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
號爲聖人子休遂舍爲靈應寺所得之甌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
尋逐之間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

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佞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搆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甌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曰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

步輓車一乘游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蹟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
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

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汎濟州刺史介
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

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
母追福因以名焉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寶冀州刺史李詔祕書

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寶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寶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

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卉徧滿階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

太傅李延寶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寶曰懷飄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寶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

代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甄慕勢咸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

正始中立因以爲名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

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檐宇精淨美於叢林衆僧房前高

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
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
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

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尚
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
素唯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踰於邦君園林
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嵌崟
相屬深溪洞壑遡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
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
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
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詞曰今偏重者
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勉濠上之
客□柱下之吏臥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

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澹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巨量
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
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專流蕩又不偏華上卜居動靜之間
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邱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
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曲危與曲棟相連
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
年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跎□水紆徐如浪峭山□高下復危多
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
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堦墀然目之綺
裂鼻之馨旣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
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
好翠連芳白鶴生於異縣丹足出自它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
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

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凌欹□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旣能卻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游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有金象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二年十二月此象面有悲容兩目垂淚徧體皆溼時人號

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邱以淨綿拭其淚須臾
之間綿涇都盡更換以它綿拭俄然復涇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
月余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二月此象復
汗京邑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
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
此象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余
朱兆入洛陽禽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
令司州牧樂平王余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
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
聞逼禪位於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
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
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
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

弟恭常住龍華寺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
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
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主故柱國大
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
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永
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狠顧鴟張岳立基趾丞相一揮大定海
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讎忌勲德招散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
痛齊鉗齒豈直金版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
移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
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疏遠豈
宜仰冀天情俯乖民望唯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
時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曆數允集
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

踐成業允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
曆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
既寡昧識無光遠景命雖降不能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
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
爽神人凡恭讓者二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
才爲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曰永安手翦強臣非
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
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
恆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士庶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
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尙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
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
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
日雷雨震雷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

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曰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臣翦惟命議者咸嘆季明不避強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尗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尗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督都□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有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

輒專擅國權凶慝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己南面無所干預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篡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象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二里御道南

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余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

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寺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珣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

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鼴共穴人
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
櫂於五湖禮樂所不治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
閩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
龍淫母於後背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
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廉之爲醜
我魏膺錄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
五常而並迹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
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爲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
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
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噀
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
阿旁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鱠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

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
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蕩挹拾雞頭蚌羹蚌臚以爲膳
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櫂遨游隨波溯浪吟噭沈浮
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
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尋北海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用
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
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
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
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壘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
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
博帶被及秣陵

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
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

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邱壑不事王侯叔父
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
有高操仁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
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
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
閒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
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縷
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寢著袞
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
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
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
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
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

超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
元慎解寢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
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尗朱兆
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

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第四人以屠爲業永
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而
來觀之乃豬也卽舍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
金象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尙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
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卷之三

三

元祐通鑑

大中通鑑

通鑑綱目

通鑑

通鑑

通鑑

通鑑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譏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

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

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

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郤負帝城青林垂影緣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墠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交疏對靄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

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曰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蕩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

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礮礮春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象皆來此寺尙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是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數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輓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治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

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生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譏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淨吏民安之復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箸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

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二公令史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

時元乂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銜之案蘇秦時
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迹也

東有秦太師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
建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並門鄰洛水林木扶
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采布工比於景明
至於大齊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穢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靈
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
圓下方八窗四闔汝南王復造瓢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
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上從戎者拜曠拔將軍偏
將軍裨將軍當時甲胄之士號明堂隊

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
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

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
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旁皇於此元寶具向道之
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
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
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
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
見高岸對水滌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
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
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

爲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

開陽門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二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

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口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穎

周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瑯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蠶無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絲時

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錦物自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
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
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
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
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漿粥甚多高
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
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
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
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
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坂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
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
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
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

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
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縕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
城王謂縕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
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
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
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
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
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
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
與之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汭
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

周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同土中上應張柳下據
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夏下風前臨少室郤負大
行制巖東邑峭崕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
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
風衰晚晉景雕曛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
仰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眷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
迹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
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沖天勢
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
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
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
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尙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

同□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德里正捨宅爲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至都久閭阿船舷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船舷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闔闔填列青槐蔭陌緣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

伊飭貴於牛羊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師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采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師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亥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誠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師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師子亦令送歸本國送師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師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師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冢取甄得一人
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
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范友明家
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
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
下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似糲中
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
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
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
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
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
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舍去游於京師常宿寺

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遠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櫼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櫼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

雍爲余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檐反宇转轤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駟夾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

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恠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伎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清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一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娥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荀穎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

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閣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躍龍園室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卷之三

國朝多以爲子孫之書也。故其後人多以爲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譏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

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時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免園之游陳思慚雀臺

之燕正光初元又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憚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子還總萬幾追贈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輶黃屋左纛輶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憚象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

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尗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弟告曰皇儲誕

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繞殿內外驩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朱兆禽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少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募城陽王甚重禽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寤微云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藏隱依寢徵之祖仁諸房素

有金三十斤馬五十匹盡送致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卽托寢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王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閻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閻官伽藍皆爲尼寺惟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大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

佛入中國之始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帝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象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

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敬禮之如仰真容

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睹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余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

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惟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甌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

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尗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院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工制甚精

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渝揚秘咒神驗闇浮所無祝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

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象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尙書令臨淮王彧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金蟬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或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鄙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斐裳爲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綢緋綾

者惟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日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尗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邙道恆立靈仙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釤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賈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蹟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儼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

光末高平失據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
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
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
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
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陳是以朝廷傾
心送之延伯每臨場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馬入陳
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
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
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
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旬其酒不
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
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曰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

毛鴻賓齋酒之蕃逢路盜賊飲之卽醉皆被禽獲因復命禽姦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貨輶車爲事有晚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

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曰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
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
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舍宅爲寺

南陽人侯慶有銅象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疑爲金色遇急
事遂以牛它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寢此象謂之曰卿夫婦負
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焉覺悟心不遑安至
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惟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
亡日象自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
觀覩尙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齊諧里
也

自退酤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
北十五里並名爲壽邱里皇宗所立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

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熑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夸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城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卯雕薪況我大魏天

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
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
諸寶器金鉢銀奩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
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
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
其內繡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
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
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
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是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
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
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

匹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邱里間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嶠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

略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略兄弟四人並罹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鷺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

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又除
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劍卒千人略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
貴侈於矜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
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
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
本朝敘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
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堪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親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
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
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門勳夙
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
之往雖弛澹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
青懸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寓

食宅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
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
容閒雅本自天姿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
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邱曇謨
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
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
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
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歎唱言
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
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皋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懷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以遺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飄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

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輶輶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互一千餘間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儻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陁自云北行一月日至

句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

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然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待物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誕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善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

恆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象一
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象
每夜行繞其座四面脚迹隱地成文于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瞻由
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二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
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采訪寥無影迹

出閻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
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
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
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

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
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恆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珍倣宋版印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譏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

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
馬僧相善觔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擲刀出樓一丈
帝亦觀戲在樓恆令二人對爲角戲

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苜蓿生焉

凝圓寺閻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

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
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
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游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

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
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
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游憩其中堂
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
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
凡婢雙聲春風曰儻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聞義里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
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
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
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
種共類烏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
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
滿唯土谷渾城左右煙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

爲夷法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土
谷渾所吞今城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
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
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口中國佛與菩薩乃無
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
五里至末城城旁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
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象一
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
此象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象歸中路夜宿
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
患以金箔帖象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於象邊造丈六象者及諸
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
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秦

時幡從捍麾城西行八百七八十八里至于闔國王頭著金冠似雞
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
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
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
劈面以爲哀戚髮長四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
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闔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邱石毗
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在城南杏
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
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毗盧旃鳴鐘
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
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象忽然自滅于闔王更作精舍籠之
令覆瓮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莫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韁於今
不爛非皮非□莫能審之案于闔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

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麴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徧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孟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卽徙之蔥嶺山去此池一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崎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蔥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闔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

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險道
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
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
十月之初至歟嘵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
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
陰陽轉運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
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
朝賀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
以四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
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歟嘵國王妃亦著錦
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
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
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

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
七寶諸夷奉獻甚饒珍異按嚙噠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
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
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
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
艱雪有白光照曜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
十一月中旬入賸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硗瘠民多貧困峻路
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橋懸虛
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綆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
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燠地方數
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沃腴等咸陽之上土韓羅施
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食菜食長齋
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

有死罪不立刑殺唯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
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
熟夜聞鐘聲徧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采之上佛供養
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卽面東
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
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
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
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
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
出城外尋如來教蹟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
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
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綱縷亦新乍往
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並有塔記

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
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
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迹起塔籠
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
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胡名
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象
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
彼比邱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
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崿危岫
入雲嘉禾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
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
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折骨爲筆
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

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
煙草木冬青當時太族御辰溫熾已扇鳥鳴春樹蟠舞花叢宋雲
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
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
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
太子草庵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繞樹不去
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
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漫姥之處石上毛尾爪蹟
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
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
人太子所食泉水北無寺恆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
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
有沙彌常除灰目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

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象以金傅之隔小嶺有婆
奸寺夜義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義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
俗比邱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停留至正
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
羅國爲噉噠所滅遂立勅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
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
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
鬥已歷三年王有鬥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揸象鼻縛刀與
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
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
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
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
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

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
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冰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噭
噭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拜得
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
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跋
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
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
十餘僧復西行三月至辛頭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
河而出十二年□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
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
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
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象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
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

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象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石上有伽葉佛蹟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游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伽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伽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五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陞階砌櫨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盤十二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二丈二

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
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
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
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
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
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輶轤絞
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
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
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
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
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
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土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
下四面坐象各高丈五恆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

變刻石爲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
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
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
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應
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
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
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
奉尸毗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
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
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
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
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
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

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
水箭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動百人不舉直有輕時
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
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
暝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
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
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
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
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
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銜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
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
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
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
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闕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
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
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曩者顧文潤萍嘗病今世通行本伽藍記綱目混淆子註羼雜謂紫
貴曰子多暇日能重爲分晰一如劉氏知幾之所云乎從事經年悉
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吳甥次平乞假南旋娛親之暇兼治此
書歲籥一周定本遂出大略所據者如隱堂本所參考者何氏毛氏
本復旁及于御覽廣記法苑珠林所引隻字片言咸爲比較疑文訛
句論斷獨伸遂迺條舉件繫成集證一卷復繪圖一篇列諸簡端余
旣自悼無成又惜顧文病廢不出無由商確義例而甚喜次平好學
深思有功於古人匪淺也爰識數語以爲緣起云

道光甲午三月朔日長興朱紫貴書于吳門楓江草堂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新安王平威震四門威聲遠播於外其子新安王

洛陽伽藍記集證

錢塘吳若準譏

序

撫軍府司馬

各本皆同

法苑珠林作鄭都期城郡守

楊衒之羊隨志與此同

作

理在寰

區

寰毛斧季本叢書何鏗本並作人

本叢書

漢曰東中門

按水經註此二字倒御覽作中東門

是也

次南曰青陽門

按水經註

陽渠水於城東隅枝分北逕清陽門故清

青陽青明之青字皆當作清字各本俱清

脫書水旁惟何氏本於城內修梵寺作清陽門不誤

則凡青陽青明之青字皆當作清字各本俱清

遂以開陽爲名

作因

遂何本

魏晉曰津陽門

津何

本作宣毛本註曰津一作宣案下句有銅璇璣玉衡

有字上

當金

云高祖因而不改則何本作宣是也

有字上

當金

墉城前

當何本無

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

按李善文選註引陸機洛

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

造有三層高百尺又水經註穀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

陸機

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據此則嘗字當从何本作帝

帝

所

謂九軌

軌何作達毛本

一作達

上何本所謂九軌

軌何作達毛本

自字

所謂九軌

軌何作達毛本

在宮前闔闔門

按水經註曰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起南宮太極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闔闔門此言宮前明非西面次

北之闔門也闔闔門御道東各本門字下

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

何本無司徒府

三已遙見之作遙已何

金象三千軀千何本作十毛本註云十布殫土

木之功各本皆無布

窮造形之巧巧何力鏗鏘之聲

作音

象一軀中字上各本多一殿字

中長金象十軀有一人字誤叢竹香

草叢何作翠

布護階墀護作漢何

作錢

青瑣口各本

赫麗華口毛作輝

皆亦各本作亦皆

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何本拱字下惟樓二重

二各本景

字永昌字何本脫去

爲律學博士按魏書官氏志有律博士景本傳亦言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此

學字疑衍治書侍御史高僧裕

按魏書袁翻傳作高綽此舉其字也譏集其議

議何作事誤

文集何本所字上有一景字

胡世孝各本俱作闔浮所無也

句上何多偏字

界物當从各本作佛

合掌連日多一或字

本至孝昌二年中

何本中字無更鑄新

瓶鑄何本作非是

今欲以鐵騎五千騎各本作馬誤

何本作三

世跨并肆毛本此句下有英武

志略加人各鑄象令別非是

蒼頭王豐豐魏書余朱詢以爲主各

約本作

假八議者

何本無假字八各本作入皆誤

惟黃門侍郎徐統

侍字何本無統當从各本作紇

長

軺指闕

長何本作張誤

死者三千餘人

按魏書孝莊本紀云公卿以下二千人則此三字當从何本作二也

於是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流驚駭未出莊帝

何本脫二十字

并宅

競竄

并各本並作棄此殆因弃而譌

錄尚書事各本此句下有餘官如故四字按文有餘官皆如故句則此句明系後

人臆

正以糠粃萬乘

正何本作故出卿於桎梏多一公字誤

共敘哀辛

辛

何本或

口生素懷毛本作貳

出卿於桎梏多一公字誤

此黃門郎祖榮

之詞也榮

當从各本作瑩

來赴急急字下何本

握手成列

列各本

顥與數千騎欲奔蕭衍

千當从各本十侍字

爲社民斬其首

社何本作村誤

帝恐从各

怒本作朕寧

作高卿貴公死

卿當从各

榮下車騎將軍

爾朱陽都等二

十人

榮字下各本作隆與妻鄉郡長公主

毛本妻字上有榮字鄉字上

僕射余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

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則

毛本有榮字是也又榮本傳榮妻北鄉郡長公主則

毛本有北字是夜則

也爲榮追福齋

齋字上各本作裕

爾朱邢律歸鄉何本作弗

造濟生民

从各本一日卽得萬人

萬字下毛本便擊刺

便字下各本利字誤

李荀爲水

軍按孝莊紀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

此荀字或是苗字之誤或另一人無以辨之又按苗本傳梓潼人

則與此言合也

建元年各本作元又按孝莊紀世隆推太原太守行

蜀人當是明字

長廣王晉陽各本作都

各本作元非也

未謂光得濟各本並作謂不

沒馬腹沒何

冰橋宜於滹水宜當从各本作凝

神祇所福福何作將

由漆何本作由漆

天道禍淫淫何作盈

遂囚帝還晉陽還何作送

錄尚書長孫

椎及魏書作稚

有火入地尋柱何本作有入

孟津由膝

所謂延年里所脫何

庫東至闔闔宮門是也庫字上何本有一西陽

武字宮字何本脫

門內御道各本作南是也

至孝昌二年何本無二字

政在元年此作二疑缺誤也

建義元年義當本作明

建中寺

所歸趣並作聚各本空字何

長秋寺

負釋迦在虛空中本無字何

在闔闔城門御道北按此言城門所以別宮前之闔闔

門右宮門也

登之遠望遠望各本並作望遠

臺東有宣慈觀本無字何

去地

里按水經注千秋門也各本俱脫去城字誤也

東去千秋門二

十丈一字上何本殿前九龍吐水作有

向靈芝往來芝字下何本

來儀此寺

儀各本作依

投心入正

按大品經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則此入字語

八時有秀容胡騎數十

十字下

何人字頗獲譏訕並作詣

洛陽男兒急

作髻

男何作女

卽魏氏所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

多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二十二字

瑤光寺

閨闥南御道西

按此處疑有脫誤子註言望永寧寺正相當則閨闥宮前之門也子註言西有司徒府則御道西當作御

也道東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

各本井字上有義數字下有十字

飲水庇蔭

作陰

至於大齋

大何作六誤本舞抃殿庭

亭何本

剝驢投井

投何本

皆得食

食字下各

本俱有目亂睛迷

睛各本並作精字

景樂寺

東陽門內道北

內字下疑脫去御字

太北倉導官二署

北字當从

閹官之釐婦

閹字上各本俱有盡是釐當从各本作釐

閹寺寵威

作閹各本

佛堂前生桑樹一株

生何本作

有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

本無字毛暉其異之

其字各本及

引皆作甚此當從之

有二菩薩

廣記引有字

跌上銘曰

跌字下何本有一坐字

誤也廣記所引與此合

曰廣記晉太始二年

太廣記引作泰

中書監

監何作令誤廣記所引與此合

時人咸云

廣記引無字

名湯加鹽記集證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則此入字語

三 中華書局聚

時人荀勗舊宅

舊廣記引作故

應卽殞倒

廣記引作卽時殞倒

昭儀寺

對戶交疏

作窗何

徒無比也

本當從各作從

胡統寺

蒿明寺

蒿各本

菩提達磨

磨各本

尚書右僕射李祚

李當从各本作郭魏書有郭祚

祚無李也

尚書邢鸞

鸞魏書綱目並作鸞

掘此地者

廣記引無者字

輒得金玉寶玩之屬

屬廣

作物引邢鸞家

邢字上廣記引有時字

白頭一字景裕

按景裕二字白頭見魏書本傳此句

巧構難加

難字下何本有一比字

洞底明靜

靜毛作淨

中朝步廣里

說通百氏

說何疏

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

脫去魏字上疑

季秋

也

中字上何本有一時字

春秋修禊皆用

上已各本誤也

峰上有露寒館

作寒露何

景陽山

巳辰

己何本作良毛本作九

按古人

已各本誤也

峰上有露寒館

作寒露何

景陽山

南陽

有字下何本

得霜卽熟

各本並作得嚴霜乃熟

公幹仲宣

口各本

其羽翼

並作爲

按明帝時劉王二

人已歿銜之不應謬誤至此

是黃初中立此當是刊本誤

以文帝爲明

次之凝閑堂高祖曰

以文帝爲明

水經注池南直魏

以文帝爲明

按正善長之誤謬失之矣

以蒿覆之故言苗茨

按魏書任城王澄傳

次之凝閑堂高祖曰

以文帝爲明

屋銜之蓋據此

以文帝爲明

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

茅茨堂則苗字是茅字之誤也按文茨以茅葦蓋屋銜之蓋據此

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

以文帝爲明

屋銜之蓋據此

以文帝爲明

屋銜之蓋據此

以文帝爲明

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

以釋碑蒿疑茅字之訛蒿歎也卽香蒿也不可以覆屋也

若旱魃爲虐虐害誤陽穀泄之不盈穀當

也不可謂若旱魃爲虐虐害誤陽穀泄之不盈穀當

渠作

景林寺

城東卷第二

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樓當作橋各本俱誤

假因行役假何作暇行各

明懸尼寺

所聚也

聚字下各本有一舊字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

各本脫等字

寺南有租場里

各本無里字

初蕭衍子

豫章王綜來降

初字上何本有孝昌二字

遂造聽歌三首

聽字下當从各本補一

鐘字歌字下何本有一

衍因幸景暉幸何本

更改名作納

後除徐州刺

史據贊本傳徐

胡狗敢辱天王女乎

此句下各本有我寧受劍而

詞行傳於世

本無行字何

綜字世

□作讚各本

衍因幸景暉幸何本

更改名作納

後除徐州刺

史據贊本傳徐

胡狗敢辱天王女乎

此句下各本有我寧受劍而

遂

縊殺之

縊死本作遂

龍華寺

卽中朝時白社池

池當从地

衆僧刹養

刹利各本

高舉三丈八尺

各本

比邱惠凝

惠凝法苑珠

死一七日

苑珠

並炎光騰輝赫赫

何本作炎

洛陽伽藍記

渠作

引林無作一宇廣記

還活經閻羅王檢閱

閻羅王所閱過經字廣記作云字

以錯名放免

法苑珠林作疑以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

法苑珠林作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

邱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嶷同薄而過

云是寶明寺智聖法

苑珠林坐禪苦行

法苑珠林坐字上有自云生有一比邱

作復有比

邱是般若寺道品

是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有一僧字

以誦四涅槃

各本作以誦四十卷涅槃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有一僧字

經四十卷廣記引作以誦涅槃四十卷此係脫落

有一比邱

比邱復有云是融覺寺曇謨最

守字一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

講涅槃華嚴法苑珠林作狀注云

講華嚴領衆千人

法苑珠林領字

涅槃華嚴法苑珠林作王言句講

經者下有我慢貢高四字

以驕凌物

法苑珠林作比邱中

林有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此十一字

其曇謨最曰貧道立

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闇誦

法苑珠林作最報王言立身以來實不

闇羅王敕付司

法苑珠林作送曇謨最向西北門

向於西北入門最

屋舍皆異

記引皆作黑有一比邱

復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云是禪林寺道宏

寺字一下法苑珠 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 中字一下法苑珠 閻羅王曰法

珠林無闇羅二字曰作云志在禪誦 在法苑珠 林作念 不干世事 干法苑珠

雖造作經象 林作預 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法苑珠 林無此四十字 既懷貪心法苑珠

及廣記引俱無此四字 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法苑珠 林無此四十字 具足煩惱法苑珠 林無便

珠林作付 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 法苑珠 與最同入一處 有一比邱 法苑珠 亦付司法苑珠

邱有比 云是靈覺寺寶明 寺字一下法苑珠 明作真 林自云出家之前 法苑珠 出字上有

一未嘗作隴西太守 此句下法苑珠 林作情 珠割舍家資十二字 即棄官入道 即

無法苑珠 曲理枉法 林作法 范珠 亦付司法苑珠 劫奪民財 民法苑珠 前假作此寺此句

充苑珠 己物四字 亦付司法苑珠 林作人 珠前假作此寺此句

爲以錯召免間放令還活具說王前太后聞之 法苑珠 似非好處慧凝

過時意時人聞已奏胡二十九字 後以爲靈異 太遣黃

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法苑珠 徐紇林作卽遣黃門卽訪寶明寺法苑珠

作訪問聰等五寺城東有寶明寺法苑珠 並云二字 城內有般若寺法苑珠

中記作問智聖問字上廣議曰人死有罪福廣記無此七字 殿內供養之記作廣

中

若私有財物有廣記居隱修道居法苑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

按南字當从何本衍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

懿康之所也

西何作南有魏時馬市何本作卽中朝牛馬市案此石橋卽水經注所謂馬市石橋也言東所以別建春門外

馬憲所造之橋也毛斧季謂世傳如隱堂刊本此卷內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晉太康元年至刑懿康之所也二十三字以下文校之

當是重文複出也

危行及於誅死死字何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

案閻官傳次壽

李堅之字此稱字而不稱名殆以字行耶

東臨石橋當从何本作臨東石橋

推各本時有

隱士趙逸逸字下廣記

此宅中朝時廣記作是晉朝

廣記未字下有之字

遂問寺之由廣記作問其由

果得甞數十萬廣記無字

字下有之字

還爲二層浮圖還爲二字廣記祇一造字

好事者尋逐之間向本作尋間廣記引

好字者

之三字晉時民少於今日時廣記作朝

皆游其都邑作鄙

廣記生惡生

誤作君人問其故廣記無字

莫不窮天地之大德莫不二字

作必字

事廣記無爲臣與伊皋等迹伊皋廣記作伊尹

佞言傷正佞各本作妄訛

構文之士

作搆廣記李澄問曰澄廣記作登

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廣記作何年所造

未知因而

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

廣記無而長作延

今始餘半

餘作踰各本

帝給步輶車一

乘

帝何本作嘗誤

崇義里

義各本作儀誤

時人

號爲三門

何本二字人作時

常在此處

處字下何

本字多也

瓊珞寺

司馬況

況各本作恍案魏書有司馬悅之子幽州刺史李真奴魏

幽州刺史李真奴

案魏書有司馬悅之子

書真奴李訢

徐州刺史此作幽疑傳刻之誤

本有一儀字按綱目魏延昌四年魏尊

太后居崇訓又案當時太后至因以

胡氏爲太后至因以

正號崇訓母天下

母字下各本有一儀字按綱目魏延昌四年魏尊

太后居崇訓又案當時太后至因以

太妃胡氏爲太后至因以

公孫驥等四宅

本無二字

莊嚴寺

名焉三十二字各本俱在下文

空張華宅句下今移於此作子注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各本俱在下文亦有千數

冀州刺史李詔

當从各本作詔以魏書考之

暉文里是晉馬道里

各本俱在下文亦有千數

四字下明係錯

花林芳卉

卉何作草

永安中

中字上各本有一季字

臨去奉辭

廣記臨去

行作將

私問舍人溫子昇

句下毛本及廣記俱重有子昇二字

聞

子昇二字

至尊兄彭城王

至毛作

本脫去尊兄彭城王謂之嫡子

五字廣記見本傳故曰至尊兄也皆懷碑叩首

廣記聞字上有一吾字案子誤何

記廣記聞字上有一吾字案子誤何

皆字上有意字

引廣記作來字義似長

齊人外矯仁義

外矯廣記作庶

幾側肩競入此句至暮勢最甚十八字廣記作促共歸

甜然濃於四

四之苟無所資隨卽舍去言囂薄之甚也

方

濃字下何本多泗譬二字

有在京邑

有何本作布作咸共恥之

作或本稷下儒林

儒作何

孔

苗葵自口

苗葵各本作莠言

秦太上君寺

珍倣宋版印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

西何本作南毛注一作南

檐宇精淨

精各毛本崇字下有一侯字案魏

美於叢林

叢當何

施錢四十萬

四毛本注一作七

陳留李崇

毛本崇字下有一侯字案魏書崇襲爵陳留公侯字或是

兵部尚書崔林

兵部尚書何本作七兵書魏書百官志無兵部尚

公字之訛據高陽王寺子注則當作陳留侯李崇也

書崔林

案崔休本誤休爲林何

本又脫

尚字也張倫等五宅苑作倫續古文灑迤連接毛本作灑

愛昔先民之

重由樸由純

何本無昔字是衍文謂重字是衍文續古文

與造化而津勉

梁字當从各本作梁案津梁當作梁

臥無爲以明心

本作悟

韻津協

濠上之客

各本作史

柱下之吏

各本無吏

又不偏華上

上各本作尚

實鍾其人

鍾何本作踵

巨量接於物表

接各本作煥

斜與危雲等曲

曲字各本作并纖列之

入聲榮爲聲

何本入作身

拔嶺巖前

巖何本作檣

又不偏華上

上各本作尚

狀如一古

如一各本

水紓徐如浪峭山

如浪本作泉水紓徐如浪

高下復危多

未徐如浪

五尋百拔

拔何本作援

山石不高復危多毛本作泉水紓徐如浪

山石高下復危多此水字上疑脫一字

蓬

本作泉

峭山

山石不高度多毛本作泉水紓徐如浪

菜如何

作未審

各本或傾或倒

倒各本作類誤與上草字協韻

此玉葉金莖

作葉何本

散

滿堦墀

墀續古文苑校作坪

以協韻

然目之綺

綺何本作色

既共陽春等茂

陽何本作綠

異人

焉識其中

中續古文苑校作名

羽徒紛泊

紛何本作分

丹足出自它鄉

自何作於

伺候鳥

之迷方

同當从續古文苑校作何

實神怪之異

毛作趣

氣嶺與梅岑隨春之

所悟

續古文苑校云氣字乃菊之訛

一

上當脫一秋字

預參次於山垂

預何作務續古

文苑作須垂當

从何本作睡當

爲仁智之田

古文苑校作迺

森羅兮草木

羅何作列

夏兮其游陟

其續古文苑校作共

方寸心兮何所憶

心兮二字正始寺

寺門外有金象

一軀有字各本無

孝昌二年十二月

月中字

更換以

它綿拭

拭字各本無

京邑士庶

京邑二字

北海大敗

海字下各

此象悲泣

如初

悲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復字

朝夕惶懼

夕當从法苑珠林作野

崩於晉陽

崩字上法苑珠林有帝字

是莊帝從父兄也

是字上有恭字

遂佯啞不

語

何本無二字

復拔刀劍欲殺之

各本無

恭常住龍華寺

常住二字

人

神

主各本無

岳立基趾

趾各本作基

李騫釋情賦中亦有旣雲擾而海沸亦

語

何本無二字

復

法苑珠林二字

是莊帝從父兄也

是字上有恭字

遂佯啞不

是某時之誤魏

峙岳立而基丞相一揮大定揮各本作麾招散輕俠散當從各痛齊鉗齒鉗齒何本作宸極不可以曠以各本時多難遭多難作時敬之哉有三本重功齊四海齊各本作濟識無光遠光各本作先不敢仰承承忝凡恭讓者三凡恭凡作逢成濟之禍逢字上各謂左右將詔來詔何作爲臣不終何忠作季明不避彊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旣有忿言何本無此史作龍毛五作楊文義楊毛注云一作羊案魏書作五楊作羊毛始據書以校此也又源子恭傳作史作龍毛五作爰按魏書列傳有竇爰裴爰二人未知孰是未敢臆補爰帝每言太原王毛本無罪有合死督土木畢工功何本作非奔長安帝字下各本並有一於字平平等寺

卽是洛陽小寺寺當从何自立巷寺市寺字當从時人謂是魚鼈寺也寺當从何遂徙居孝義里焉何本無待吳兒甚厚兒何作人蛙鼈共穴帝作龜誤禮樂所不治治各本雜以華音音何與五常而並迹常當从帝豈卿魚鼈之徒豈何急手速去急手下同還奔蕭衍衍字下何本作宜

下朱異怪復問之復毛本始登泰山者卑培塿始當从何仁心自放

白當从各亦不慶弔親知貴爲交友本有諸字下何孝昌年年字上各本

本作任元慎退還告人曰毛本無建義義字下當从各

出方途方當从各本作萬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何本無鄰字毆字

無而卽舍宅爲歸覺寺卽字上廣記有胡字合家人入道焉廣記無廣陵被廢

死死字下廣記有焉字景寧寺

城南卷第三

山懸堂光觀感一千餘間

案此十字疑有脫誤各本俱作山縣臺觀光感一千餘閒交疏對霑此

殿重房四字竹松蘭芷竹松何

作松竹青鳧白雁青字上各最得稱首得何

至八月節月節二字各本俱作日字以上句

之當从各本爲長騰班馬而孤上騰何猶

聽東吳之句聽何正光末

毛本復遷國子祭酒復毛本復遷國子祭酒後竟懷雅術竟

从各本子才恪請懇至恪請各本辭淚俱下

作辭情各本所生之處按所謂

作競母也各本作前格後詔各本作前

革後沿誤咸自子才出咸何作景明寺

所在誤矣

或誤

卽所謂利民里

卽各本字

人謂此地人字上何本以二十斤與之

二十何本

作二十

東有秦太師公二寺

按綱目

神龜元年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

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

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

則師字當从各本作上

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

漢武帝所立者

案水經注陽渠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

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則武帝二字當从各本作光武所

建作造素綵布工

布何即是作畫

也至我正光中我字何

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

案綱目魏作明堂在太和十五年又六年

始祀設募征格於堂之上

案魏書百官志第九品

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明堂作北曠拔將軍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有偏將軍福將軍此曠拔

時虎賁駱子淵者

案魏書百官志第九品

本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作北曠拔將軍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作北曠拔將軍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作初廣記作中何

戍在彭城

在廣記作於

近洛河

河何忽見一老翁來

翁何作公

本有昔字年何

作初廣記作中

作北曠拔將軍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

作於

何忽見一老翁來

翁何作公

作怪之廣記無海陸具備

備廣記作有

飲訖辭還

辭還廣記作告退

還廣記作有

還廣記作告退

作唯見二童子見二字

可年十五

五字上廣記有四字

鼻中出血

出廣記作出血

出血廣記作出血

作出大統寺

御道東門三字今移正於此陽漢右中郎將何本

俱在開陽

案此三字各本俱在開陽

漢右中郎將何本

又讀書碑一

所言太學二字何本作讚學顧炎武石經考引作讚學案水經注陸機

漢順帝陽嘉元年立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

凡

四碑並無所謂魏文帝作典論云碑當从何本作六案魏志明帝

讀書讚學碑也刻石立於廟門之外水經注魏明帝又刊

典

論六碑附於其次則此云字乃六字之誤也猶有四口俱作存里

下刊本遷石經於頴按魏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

里

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里字下毛本有內字文各本作大按此十字

誤倒也下毛本有內字文各本作大按此十字

洛陽徙於鄴都此頴有大谷梨承光之柰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

字當从各本作鄴如十二字何本無大谷二字亦無承光之柰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

光寺三字上有如字疑此當作有大谷梨如承光之柰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

恭鄉那人也本無多所制論制論各本及廣復尚公主句下廣記

氏入道爲尼亦來奔謝作五言詩以贈之以毛其詩曰詩毛無作

機上絲各本作今頗憶纏絲時絲字當从各本無毛其詩曰詩毛無作

線俱作自中恆任絲自當从各本何能衲故時衲何本及

肅見肅尙主十六字謝作五言詩以贈之以毛其詩曰詩毛無作

機上絲各本作今頗憶纏絲時絲字當从各本無毛其詩曰詩毛無作

機俱作自中恆任絲自當从各本何能衲故時衲何本及

肅見肅尙主十六字謝作五言詩以贈之以毛其詩曰詩毛無作

機俱作自中恆任絲自當从各本何能衲故時衲何本及

之色廣記作謝卑身素服卑各本不聽樂聽一字下各本道肅一飲一

色廣記作謝卑身素服卑各本不聽樂聽一字下各本道肅一飲一

斗道各本魚者乃水族之長乃何甚是優劣甚是何本沽酒老嫗瓮

注塢塢當是塢字之誤說文塢罌長頸受十升讀若洪从瓦工聲此與上下句韻協也

廣記作袖繩臣始解此是習字始廣記時給事中劉縚縚作鑄各本遠來

降者好之好之各本元乂欲爲之設茗本無下官雖生於水鄉字

毛本報德寺無

常景爲汭頌汭頌何本實同土中同當从何口夏下風續古文苑引

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何本古字下缺一字考見作列見續

列當从何天地發揮揮何本璽運會昌龍圖受命續古文苑以

保定保毛流美洪模模作謨道東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

化四曰慕義案歸正等皆里名也不得言館案綱目魏於洛水橋南

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則此當从各本作道東有四館一名

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義道寶夤恥與夷人同

西有四館之館當作里

阿船舷來朝此十一字毛本作蠕蠕主郁久閭阿船肱來朝阿船當

肱三字名也當作蟠
來朝案魏書肅宗紀阿那肱作阿那瓌

肱單于來朝單字上疑莫不

歡附作款何本綠樹垂庭樹各本別立市於樂水南樂當从各

民間謂

永橋市謂何作寺非是遇牆亦倒作則毛醜奴破本有滅字可覓誠之當

從各本及廣記作試園中素有一盲熊無盲字育虞人牽盲熊至育何本作育誤送師

子胡胡者本殺師子而返殺何本作卻誤西域胡人所立也法苑珠林廣

發

冢取磚作墓廣記華林都堂廣記無黃門侍郎廣記無范友明家奴

明友

遇飯食作飲廣記死者曰廣記作答曰家在城西阜財里

或

下全作雋字詣準財里準廣記果有崔暢有何秀攜問暢曰

秀攜當從

息子涵子涵毛本無一字年十五而死死法苑珠林秀攜曰當作

在

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問廣記作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案人

秀攜還以寶陳聞作一雋字還廣記作具

后遣攜送涵回家無攜

字謂曰廣記作拒之曰急手速去急手廣記無本作急游於京師

法苑珠林作游

秀攜還以寶陳聞作一雋字當从法苑珠林

后遣攜送涵回家廣記

字謂曰廣記作拒之曰急手速去急手廣記無本作急游於京師

法苑珠林作游

洛陽伽藍記集證

十 中華書局聚

於京師巷內黃衣一具具廣記作通

苑珠林全

不敢仰視廣記作不

及兵刀之屬

刀兵

毛本作遇疲則止各本無奉終里

奉字上廣記

多賣送死人之具本

刀兵毛本作無多字廣記無人字

勿以桑木爲櫟

櫟當从法苑珠

見人發鬼兵廣記無人訴

稱是柏棺法苑珠林廣記無主字

主兵吏曰

廣記無主字

有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何本及法苑珠林廣記無主字

龍華寺

給輿羽葆鼓吹輿字各本及

白殿丹楹

楹廣記作壁

飛檐反宇反何

毛作仄廣記作華

羅衣從風

衣廣記作綺

諸王豪侈未之有也

何本無

鳴騶夾道

夾廣記作御

雍嗜口味

味廣記作食

性多儉慄

慄廣記作吝

亦常無肉

各本及廣記

止有韭菹

菹廣記有韭姑二字

崇客李元祐

客字上廣記有家字

二九一十八

二九

何作二韭廣記無

世人卽以爲譏罵

何本無爲字

善彈箜篌

廣記作能

能爲明

妃出塞之曲歌

曲字各本無廣記無

豔姿善火鳳舞

火各本作么善

字下有爲字廣記作善爲逐鳳舞

並愛傾後室

室疑宮字之誤

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遂字火廣記作文荀穎子文各本並作穎

荀生住在何處

何本無

問

才曰何往曰往城南

各本俱作才曰
何爲住城南

城南有四夷館

夷字下
本有里字

信非

虛言也

言字
本無何

卽漢之躍龍閣也

閣各本
作園字

室華蓋之座

室當从各
本作設

高陽王寺

城西卷第四

土山釣臺

臺何作池

斜峯入牖

牖何作塘

並選雋俊

俊何作民

至於清晨明景

明何作美

使梁王愧免園之游

園何作苑

太子還總萬幾

子當從各作后

拔清河國令

本何作從當

國字下有郎中二字案魏書百官志有

侯伯國郎中令何本殆據之以增此也

從有

從王國三卿爲執輶者

從當各

徙本作沖覺寺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

王字下各本有徽字

永康中

康當从各作安

婦生產子

何本作婦人生產子

遣徽特至太原王第

特何本作馳

詔毛作特詔

連索酒飲之

本何

無連祖仁一門刺史

何本無祖二字

皆是徽之將

將字下各本有校字

少有舊恩

各

本作故往投之

何本無故字

時聞余朱兆募城陽王甚重

時何作始

我有黃金

二百斤何本無

祿位隆重

祿位何本望

盡送致兆

致字

猶不滿數

滿毛

充積禍之門作惡何殃所畢集殃所集徽卽託夢增金馬增字下各

魏侯之答田蚡

本有其字下河

閻官楊王桃湯所立也

溫字魏書閻官傳王桃湯陽字當

从各本衍惟桃湯所建僧寺所建何

世人稱英雄

何作獨造之工踰昭義

疑儀

訛字之最爲入室入室各本作人寶

宣忠寺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寺字當衍

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

金作胡

時白馬負而來

負字下何本有經字

自此從後

從當作以

形貌醜陋

醜廣記作寢

可解

解字上廣記之二字

胡太后聞之

廣記無聞

時亦有洛陽人

各本及廣記作無亦字

當有爵否

爵廣記無否字

經十餘日

各本及廣記作經月餘

法和父喪

喪廣記作亡

大竹者杖

竹箭者當从廣記作大

造十二辰歌

廣記有一初字

盡皆湮滅

湮何作埋

惟此寺獨存

惟字下何本有字

此是浴室

室何作堂

當時園池

平行

池當从何

葭菼被岸

菼何作芙

本雍西刺史

西各本作州

僧摩羅所立也

僧各本作曇

隔院並門

院各本作牆

凡聞見

凡字下各有所字

作祇洹

寺一所

何本無

丹素發彩

發毛作青

花果蔚茂

花何珍

嘉木被庭

木毛作樹

閭浮所無無字下何本無侍中尙書令何本無辨慧清恬恬各本萬國齊

珍珍何作臻金蟬耀首金蟬何作炤春風扇揚揚毛作誤莫不飲其元奧飲何作領荆

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裳字下各異秋花共色秋當从各子明八日

而醉眠日當从各市南有皇女臺南字上何臺中有侍中侯釤宅釤

魏書當从各本作剛足蹟所履足何作人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律何作肆有田僧超者

廣記無善吹笳善廣記作能能爲壯士歌廣記無虐吏充斥虐當从各朝

廷爲旰食旰字下各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笛字下何威名早著早

阜二十餘年二何作三攻無全城全何作牢廷伯每臨場場何作敵單馬

入陳句上何本有威鎮戎豎鎮何作振射僧超亡射何作中謂伯牙之失鍾子

期何本無善能釀酒能廣記作於時暑赫晞晞何作曠廣記其酒不動其

廣記酒味飲之香美而醉而字各本在醉下屬下句讀經月不醒廣記作不易醒而京師朝

貴多出郡登藩廣記作京師者以其遠至廣記作以亦曰騎驢酒曰各

廣記皆永熙年中廣記無齎酒之藩藩廣記作任逢路盜賊何本作路逢劫盜賊賊字及

屬下句廣記作中夜逢劫盜

飲之卽醉

廣記作飲之皆醉

皆被禽獲

被廣記作備

因復命禽奸

酒

因字下何本及廣記皆有一字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

北字下毛里

之人

何本無之字

有輓歌孫巖

歌字下廣記有者字

巖因怪之作私

似野狐尾

廣記

野

妻臨去

妻廣記作甫

鄰人追之

廣記追毛作逐

變成一狐

成廣記作爲

行人

見而悅近之

行字下廣記有於道

見而悅之

皆被截髮

何本及廣

記皆字上

月有此至秋乃止

至字何本層樓

各本作對出

不聽金銀錦繡

字不

亦變爲茅馬

爲法珠盡化爲蒲人

舍宅爲寺

舍宅法苑珠

可高丈餘

大法苑珠林

以償金色焉

償法苑珠林

擬爲金色

上法苑

珠林及今取卿兒醜多

醜作丑

以償金色焉

償法苑珠林

擬爲金色

廣記有貨字

林及心不遑安

作心不遑

安慶年五十

記作充焉毛本及廣

記作充焉毛本及廣

記作充焉毛本及廣

全二字屬下句

象自然金色

然何作有

廣記作一里之內

廣記作鄰法苑

全皆來觀覩

字有餘

象自然金色

忽自然金色

作一里之內

一廣記作鄰法苑

全皆來觀覩

下覩廣記作矚遂改準財里毛本無皇宗所立也立毛本縹囊紀慶各

珠本作擅出海之富擅廣記洞戶連房洞廣記高臺芳樹樹當从毛常

與高陽爭衡衡何以金五色續爲繩續何作續毛本無金字色字下

在山谷爲寇也也廣記卽相率歸降廣記無琛在秦州州廣記號曰

追風赤驥何本無其次有七百里者其字各全者何本作馬琛常語人各

俱無常字晉室石崇何本無晉畫卯雕薪卯各本作昉按杜臺卿玉

廣記有廣記有古之豪家食稱畫卯今代猶染藍

茜加雕鏤遞相餉遺此卯字當从廣記作卯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檠

盤盒稱是自餘此十五字何本錯簡在自餘酒器自廣記作其何繡

皆從西域而來句下自餘酒器本無酒器二字繡

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廣記無此十五字纈何作緹三

日不起字上廣記有能字江陽王繼來省疾何本脫謂曰廣記作諭之曰寶貨多融

多字下何本及繼笑曰廣記無錢絹露積於廊者作者廣記作廡間賜百官負

絹負字何本無任意自取取廣記負絹過性性當从廣記作任蹶倒傷踝比句下

太后卽不與之今其空出時人笑焉十四字太后問侍中何少問字下廣記有字曰寶塔高凌凌何

臨廣記

四月初八日

初當从何本原士女作都記亦不是過下廣字

師廣記

亦不是過

下廣字

也字有樹出雲

作高

法雲寺

欲起義兵

欲故

逃命江右

右各本作左

臣在本朝之日

在字本無

何鴛鸞接翼

鸞何作鶯

敘錄存歿

敘何作收

凡見敬禮如親比

親各本字屬下句非是

此句斷以

今便言

旋闕下

闕下作詣

然國既邊地

何本無既字

追光寺

傳之於西域

毛本無之字

沙門常東向遙禮之

沙字上有西城二字

大覺寺

禪皋顯敞

禪當从神

是以溫子昇云

昇字下當从有碑字

大覺寺

適茲藥土

藥當从何

故立此寺以憩之

寺字下何本有碑字

大覺寺

盡天地之西垂

垂當从作睡

今始有沙門焉

子善提拔陀

大覺寺

松何作德

盡天地之西垂

垂當从作睡

大覺寺

強大

強何本無

民戶殷多

殷字下何本有富

大覺寺

京師二字上何本重

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

西國之國字當從各本作城

大覺寺

風浪何本

愛人好事

事何本作士

大覺寺

夙善玄言風尤

安置佛徒

佛何本作僧

大覺寺

遂造人中夾貯象一軀

貯當是之訛

其年冬而京師遷鄴

何本無而字

永明寺

城北卷第五

有羽林馬僧相善

祇

角戲

何本無

虎賁張車

車字下

何本有渠字按

魏書

靈后補傳

太后從

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

宣武場

場字下

何本有渠字

本有在字

禪虛寺

凝圓寺

圓何本作辛

閻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

璨何作燦

按魏書

注卽漢

太上王廣處

此處疑有脫誤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

景字各本作

里字此誤也

洛陽城東

北上高里

陽各本衍从

李元謙樂雙聲語

樂能

是誰弟宅過佳

過佳何作遇值

毛皆誤

凡婢雙聲

凡古音羌故曰此誤

神龜元年

按釋老志惠生使西域在熙平十年

唯

土谷渾城左右

土當从各本作吐下全

土谷渾所吞居誤

何作

今城是土谷渾第

二息

城字下各本俱有內主二字

口中國佛與菩薩

口各本作國

各本作圖

戶人云太和十九

人卽得陰愈卽何本無及諸宮塔

宮象幅上隸書作旛

各本作旛

云太和十九

年云字上各本有多字唯有幅作旛各本是姚秦時旛泰何作興太平居襄者

翦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四寸

劈當是勞字之訛四何本作五有商

將一比邱

商字下何

石毗盧旛

石當从各廣記無劈面以爲哀戚髮七字有商

異王言令我見佛

言毛

令覆袞之影

何作今之

非皮非

□何本作

非皮絲

繪案于闐境

境字上各本有國字

五穀其豐

穀何作果訛也

食則麴麥

麴麥何

文字與

波羅門同

波何本

入漢槃陀國

漢李延壽北史

至鉢孟城

按北史西

域傳鉢孟

羅無羅

和下波斯國

作波知國烏場國

作烏莫國乾陀

復呪池龍

作就

作對何

池呪卽徙之葱嶺山

卽字上各本有王字

長坂千里

長何作危方此則夷

作對依約

中下

下何作夏

水皆西流

此句下何本有入西海三字廣記與此全

人民決水以種人字上廣

記有其上

二字以何作而聞

中國本有田字

天何由可共期也

廣記無共字

天氣已冷

作冷何

十月之初

之初何作初旬

至嚙噙國

至何作入嚙當从何本及魏書作嚙

以厭爲屋

屋何作衣

皆來

朝賀

賀何作貢

王張大厭

張何作居

以四金鳳皇爲牀脚

何本無四字

頭帶一角

帶各本

團圓垂下

垂下各本

境土甚狹

何本無土字

多致難艱

難艱當从各本作艱

難此國漸出蔥嶺何本無此望風謝路耳耳字無國王精食食各本作進

唯從空山

從當从各

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

漢川吳氏本

作從大魏使宋雲來

龍王瞋怒怒何

作恚

非直條縫明見縫何本

作縱

至於細縷亦新新當从各

城北八十里

八十何作十八

若水踐泥水何本

作以

金象六千軀千何十作

作彰

投身餓虎之處

餓毛本

溫熾已扇熾何作風

隔小嶺作山

遂立敕懃爲王敕當从目入神定當

从各本以金傳之

何作以金

諸帖之

勒作

隔小嶺作山

好祀鬼神祀何作事

謂作見

手持刀持何作捉

莫能責之作未

宋雲曰曰字上各本

遠求經典典何作論

謂作見

未敢言疲言何作告

不無頓弊作損

宋雲初謂王是夷人

不可以禮責何作字

謂作見

冰有大小冰當从各

作水

我見魏主則拜我字

下何本有我一坐讀書

一各本

時跋跋提國各本

少

與乾陀羅王何本

無羅復西行三月

何作日

至辛頭河頭字下各

大字

十二年各本作中

行十三日何作二

推其本源源法苑珠林引作緣

與弟子游化此土第字上法苑珠林有

一諸我入涅槃三百年

三何作二此處起浮圖

此字上法苑珠林有一在字

洛陽伽藍記

集證

作

此字上法苑珠林有

一

中華書局聚

二作三累牛糞爲塔

累當从法苑珠林作壘

王怪此童子

句下何本有卽然後止此童子四字

王怪此童子

法苑珠林作始定

王始更廣塔基

法苑珠林從此構木

此法苑珠林作地

階砌櫨

作櫨何

上有鐵柱

柱何

高三尺

高三百尺

作三步法苑珠林作三百步

婆羅門不信是糞

糞法苑珠林婆字

以手探看

看法

作苑珠林作七

天火所燒

所當从法苑珠林作七

無有能上者

有何作由無者字

作樓字本有

塔內物事

物當从何本及御佛

旭日始開

開何

有禍變

則何本及御並作卽

其形正圓

圓法苑珠林作直

高二丈

高字上法苑珠林有舉字

世人表吉凶

有作字凶字下有之徵二字

觸之若吉

觸字上法苑珠林有以指二字

錦香袋五百枚

袋當从何本作囊

王公卿幡

卿字下何本有士字

以銅摹寫

銅何作鑄

須禁

日取之

藥誤作禁何作

至那迦羅阿國

阿何作訶

值有動各本並

本作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

入山二字何本作窟字下

近看暝然不見

何本無二字見二字

二人勝之

本作見容顏挺特

見字下何本有其相二字

窟前有方石

何本無字

山下有六佛

六各作大

大并爲七塔

七何本作大

塔南石銘云

塔字上毛

凝圓寺

大并爲七塔

七何本作大

塔南石銘云

塔字上毛

凝圓寺

正光二年

按魏書釋老志惠生於正光三年冬還京師

戶十萬九千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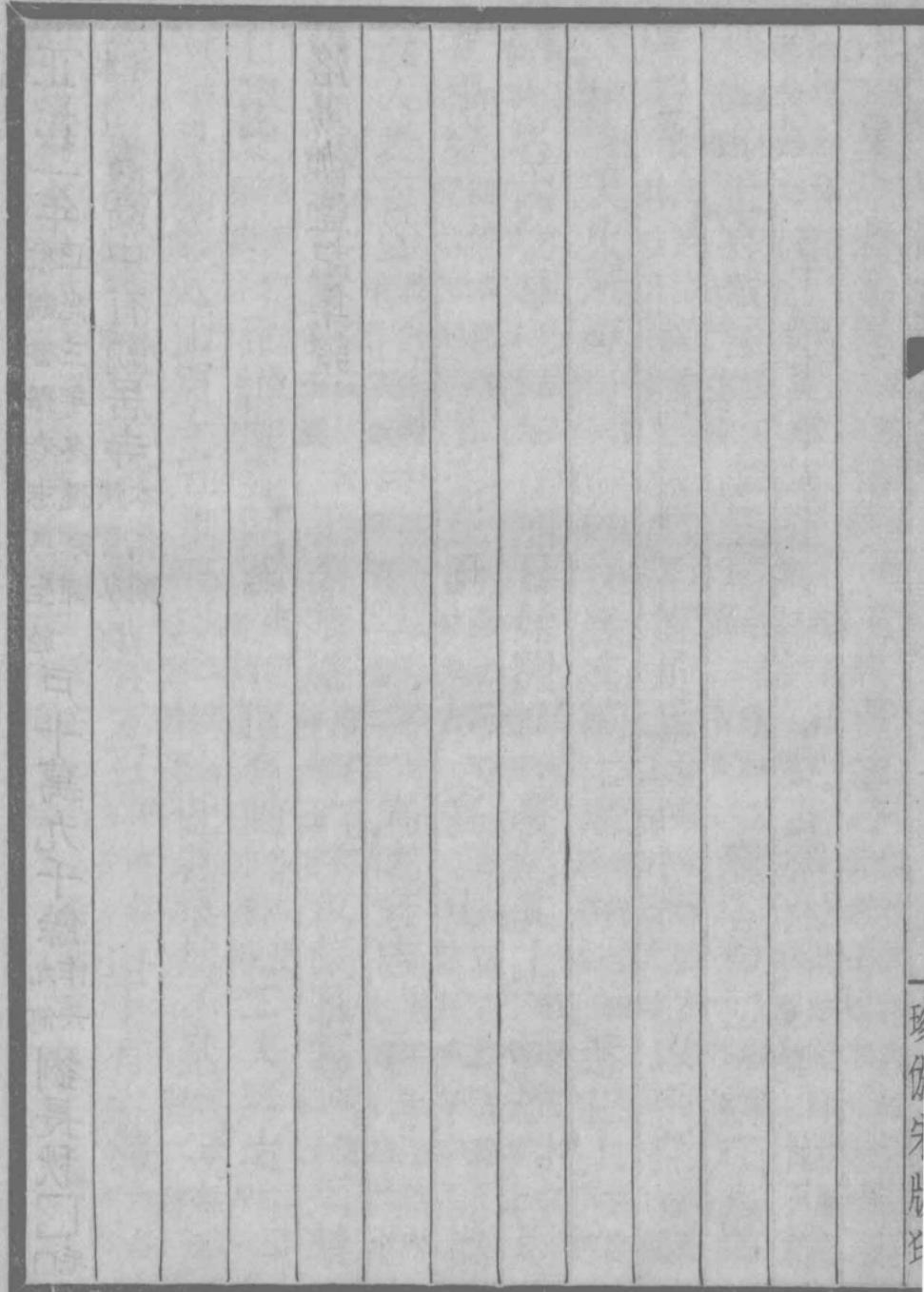
九何作六劉長秋

毛口

寺本作嵩高中有闕居寺

闕當从閒

洛陽伽藍記集證



荆楚歲時記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荆楚歲時記

晉宗懷著

金谿熊

瀾校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鷄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墀按御覽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熛燐有聲而山臊驚憚元黃經所謂山臊鬼也俗人以爲爆竹起於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鷄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飲酒次第從小起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

老柏是仙藥成公子安椒華銘則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樽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元日五薰鍊形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莊子所謂春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也敷于散出葛洪煉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井華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以正日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囊裏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

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
武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
男左女右帶之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生吞雞子
一枚謂之練形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今北
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練化篇云正
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
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
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
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梁有天下不
食葷荆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帖畫雞戶上懸葷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日門前作烟火桃神
絞索松柏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括地圖曰桃都

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鷄日照則鳴下
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
得則殺之應劭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
第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簷百鬼鬼
妾猾人援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
飾桃人垂葦索虎畫於門效前事也

又以錢貫繫杖脚迴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 按錄
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
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間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
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
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
並爲卽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
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

願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故事耳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今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豬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今則不殺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馬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翦綵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

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日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唯食新菜又餘日不刻牛馬羊狗豬之像而二日福施人雞此則未喻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仁山宋東平王鑿山頂爲會人日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翦綵爲鷺戴之帖宜春二字按宜春二字傳咸鷺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鷺以迎至翬輕翼之歧歧

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
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
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
而祭之 按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
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
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
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而失之成如言作膏
粥自此後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肉覆
其上登屋食之呪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
我三蠶老則是爲蠶逐鼠矣石虎鄴中記正月十
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 按劉敬叔

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
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
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
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
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
也洞覽云帝譽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
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廁之間必須靜然後至紫
姑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
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
可言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
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
名隱飛鳥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

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
荊州彌多斯言信矣

正月未日夜蘆苣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

元日至於月晦並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
樂 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

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度
水士女悉湔裳酌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唯
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
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
後饗其胙 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
綜卽共立之社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
日造餠大麥粥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
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
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
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
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
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翻鄴中記並
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卽推也又
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
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
以木鐸循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
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
禁火蓋周之舊制陸翻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

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王燭寶典曰
今人制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餳沃之孫楚祭
子推文云千飯一盤醴酪二孟是其事也

翻雞鏤雞子翻雞子 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
多翻雞卵之戲左傳有季郈翻雞其來遠矣古之
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
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彫卵然後淪之所以發
積臧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
便是補益滋味其翻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
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髮鬚翻理也

打球鞶鞬施鈎之戲 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
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鞠與毬同古人踢
蹴以爲戲也古今藝術圖云鞶鞬北方山戎之戲

以習輕趨者施鈎之戲以綆作蔑纜相胥綿互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鈎之進則強之名曰鈎強遂以時越以鈎爲戲意起於此涅槃經曰鬪輪骨輪索其秋遷之戲乎鞶韁亦施鈎之類也

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恠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常嘉事尚書郎東晉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

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
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
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按韓詩
云唯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謂
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
巫歲時祓除釁俗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
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并禊飲於東流水
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
行土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周處吳徽注
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元巳日死故臨水
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傳
長虞神全文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

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粄以厭時氣

四月也有鳥名穫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耙上岸 按爾雅云鳩鳩鵠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趁耕鋤卽竊脂玄鳥鳴穫穀則其夏扈也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 按異苑云新野庾寔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始於此或問董勛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便去勛答曰蓋秦始皇自爲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玄以爲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曝席何以

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于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採艾以
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按宗測字文度嘗以
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
灸有驗師曠占曰歲多病則艾先生

是日競渡採雜藥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
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
利謂之飛冕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將
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
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
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
不可詳矣

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

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瘧又有條達等
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鵠鵠教之語 按仲夏繭
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
繡金鏤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鏤一名
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名擬甚多青赤白
黑以爲四方黃爲中央襞方綴於胸前以示婦人
計功也此月鴟鴞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
以教其語也

夏至節日食糉 周處謂爲角黍人並以新竹爲筒
糉練葉插五采繫臂謂爲長命縷
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按干寶變化論云朽
稻爲螢朽麥爲蛺蝶此其驗乎
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 按魏氏春秋何晏

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
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
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
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
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
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
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鑄石爲
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
爲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
所齒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
照室爲后之瑞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盂蘭盆
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舞鼓果食送之蓋由此
也經云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
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
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
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
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
勅衆僧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
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
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
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
蠟翦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

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遺 按述征記云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
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
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
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
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
金薄爲之遞相餉焉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
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
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
代皆宴設於臺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
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
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

此禍可消景桓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
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
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十月朔日黍曠俗謂之秦歲首 未詳黍曠之義今
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爾衡
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穀幢上會設黍曠是也
仲冬之月采擷霜蕡蕷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
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菹以糯米
熬擣爲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窄令熟菹既甜
脆汁亦酸美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
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按禮記
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

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
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鬪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
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
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歲大儺
歐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薺振子萬童丹首玄
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
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頭云無所
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着戲頭與逐除人共至桓
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
士世謂佛家之神按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
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按禮器竈者老婦之祭尊
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罇盆盛饌也許慎五經異

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
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
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尚
以此故也

歲前又爲藏驅之戲 按周處風土記曰醇以告蜡
竭恭敬於明祀乃有藏驅臘日之後叟嫗各隨其
儕爲藏驅分二曹以校勝負辛氏三秦記以爲鈎
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驅字藝經瘦闡則
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
家則廢而不脩

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
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
納新也

荆楚歲時記



識

右宗懷荆楚歲時記一卷文獻通考本作四卷其序略云傅玄之朝會杜篤之上已安仁秋興之敘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宏率爲小記以錄荆楚歲時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謨嘗以唐人諸類書備載四時十二月令節而獨不及中秋爲憾今考是記亦祇載八月十四日作眼明囊事於十五日亦無聞焉竊意自唐以前世俗尚無中秋故事不宜荆楚別有沿革也但如韓諤歲華紀麗所引是記於二月八日云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入闍齋戒車輪寶蓋七變八會之燈平日執香花遶城一匝謂之行城於四月八日云諸寺各設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以爲彌勒之

徵而長沙寺閣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無子弟供養薄餅以乞子往往有驗於七月十五日云是日僧尼坐草爲一歲云四月八日結夏至七月十五日解衆僧長養之節在外恐傷草木虫類故九十四日安居又七夕庭中乞巧下有或云見天河中有奕奕白氣或耀五色以爲徵見便拜得福數語今本皆無之則是記文已多殘缺抑或如唐志所載荆楚歲時記原有宗懷杜公瞻兩本故所据不同耶而本記間引杜公瞻說則又似祇一書故通志藝文略以爲宗懷撰公瞻注也今特抄補闕文并存其說於此汝上

王謨識